

張天翼文集

第四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张天翼文集

第四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精7 平4 字数 306,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册(内精装1,200册)

书号：10078·3595 定价：精4.65元 平3.00元



作者像(1935年摄于南京)

编 者 的 话

(一)本文集收入作者自1922年至1982年六十年来的主要文学著作。按体裁共分十卷:

第一至四卷: 短篇小说

第五、六卷: 长篇小说

第七、八卷: 儿童文学、童话、寓言

第九、十卷: 文艺评论及其它论著

末附: 《张天翼著作(1922—1982)目录》

(二)收入文集集中的作品按体裁先集著后单篇, 并各依初版时序编排。凡中、短篇小说过去结集出版的仍保持原来的集名、篇目和编次。作品一律收自最先编成的集内。续出的自选集中有重复者仅存目。

(三)本文集采用的版本是: 凡经作者自己修订过的篇章一律据修改本校印。其它未经修改的采用最初版本。

除原版排印的错漏或经作者授意改动的个别文字外, 尽量保持原著面貌, 一般不作改动。

(四)作者原注全部保留, 并在注前标明“原注”字样。此外为有助于读者理解文义, 由编者适当加以注释。各集、篇的出版情况注于各集名页背面、篇的篇末。

沈承宽

一九八三年七月

第 四 卷 说 明

本册为《文集》短篇小说部分的最后一卷。首先收入短篇小说集三种，按初版先后编次：

《春风》1936 年 11 月初版

《同乡们》1939 年 4 月初版

《速写三篇》1943 年 1 月初版

其次，选印未曾结集出版的部分短篇小说十一篇，按发表先后编排。其中选有作者早期作品五篇，供读者参阅。

在本文集第二卷收有作者自选集《畸人集》的短篇小说部分，该集原尚有独幕剧作二部，因体裁不一特抽出列于本卷之末。

第四卷目录

春风	1
----------	---

贝胡子	3
-----------	---

严肃的生活	16
-------------	----

讲理	22
----------	----

蜜味的夜	28
------------	----

一个题材	52
------------	----

闺训篇	69
-----------	----

春风	78
----------	----

——写给石青

同乡们	117
-----------	-----

夏夜梦	119
-----------	-----

伙伴	146
----------	-----

同乡们	166
-----------	-----

陆宝田	191
-----------	-----

速写三篇	233
------------	-----

谭九先生的工作	235
---------------	-----

华威先生·····	258
“新生”·····	267

集外短篇小说 ····· 297

怪癖·····	299
苦衷·····	302
黑的颤动·····	306
走向新的路·····	312
黑的微笑·····	319
探胜·····	329
——啃草蒜之一	
主战者·····	339
青峰八爷·····	348
——啃草蒜之二	
失题的故事·····	361
酒后·····	385
知己·····	398

独幕剧 ····· 407

时代的英雄·····	409
老少无欺·····	440

春 风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 年 11 月初版

《文学丛刊》第三集第五种

贝胡子

大家叫她宗老师的那个堂客——今天又到会馆里来过一趟。听说她带着一本捐簿在这里募捐。

在会馆里住了二十五年的钟七老官——仿佛这里是的主人，横着眼瞧着她出出进进，可是她一跟他打了招呼，他就客客气气搭讪着：

“学堂里忙啊？……来吃杯酒吧？……”

跟他紧隔壁的贝胡子可戒严似地把房门上了闩，连皮纸卷窗也下了下来。他掏出钥匙来要開箱子，一下子又想起了什么，手停到了半路上。

“钟老七，钟老七！”他拿钥匙敲敲纸糊墙壁，压着嗓子叫。
“她还在成十六房里啊——那个堂客？”

隔壁那个大概又在那里喝烧酒：听见他放下杯子，又听见他用拖踢的步子走近墙跟前，小声儿答：

“走了，我看见的。……等下子怕还会来。……”

这边贝胡子想了会儿。他翘起了下巴——让脸子挤得全皱着，拿手指搔搔胡子梗，自言自语地说：

“那个瘟长班！①——管的卵事！——放宗老师进来！”

① 长班：会馆里司杂役的工人。

他听见钟七老官拖着吃力的脚步子走开，还很响地打了个嗝儿。

于是贝胡子蹑脚蹑手到窗子跟前，打冷布角里张一张院子里——空空的，太阳照得那些青石耀人眼睛，只有只老母鸡啾啾地走了一转又出门去。

“这些瘟家伙！”他用种闲散的派头抽上旱烟，吐了口唾沫，隐隐感到了有什么不好的预兆。

天上有飞机飞过，响得连屋子都颤动着。外面有人嚷着些什么，可是全给埋在了那嗡嗡的吼声里，只模糊地听到了那些害怕的口气，愤怒的口气。

长班那个小儿子似乎在那里蹦着，溜着个尖嗓子——

“打呀，打呀！——操你妈！砰！”

贝胡子打箱子里掏出一本帐簿来。他把烟斗搁到桌上，空出两只手来掸掸身上的灰土，然后翻着这本写得整整齐齐的册子。

他一直颤动着嘴唇，低声念着那些数码子。不错，要是端午节前不闹什么乱子，他连本连利可以捞回三十来块钱。可是这些数目字分明在那里晃着摇着，水影子那么漾呀漾的，好象它马上就会从帐簿上飘开去的。

“鬼摸了脑壳！”

左手扶住旱烟筒，撇转脸来向右边射了一口唾沫。

怎么他要放帐给那些靠不住的家伙呢？——同乡人，那不错。可是他们多半是些进学堂的脚色，是些宗老师一路教小学货。照他贝胡子的话说起来，那尽是些没肠子的家伙——“天不探地不管的”。

他并不是没劝过那些后生。

“你们都是年纪轻轻的呀，”他坐得很舒服的样子，把右脚搁到了左腿上——跷呀跷的。“你们有娘也有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唉，瞎闹有什么好处呢？……你们如今学堂里也读《孝经》，你们倒想想我这老官子的道理看。……”

看看他们那些爱笑不笑的脸子，他伤心地叹一口气。他抓着烟筒，拿无名指跟小指竖得高高的，抽了会儿又说：

“好好读书，莫管别的。将来做官做府，天下事自然落到你肩膀上来。……吵么子啰，如今？唉，血光灾，血光灾！……我在北平住了一二十年，这些落壳我看得多了。唉，看得多了。……”

他也向那些学堂校长上过条陈——不过他没署名，只规规矩矩抄好，贴一分邮花当做露口信寄去。等到以后他看到报上——那些学校当局想法子叫学生们复课的消息，他就指指点点地对成十六嚷着：

“看哪，看哪，成十六！……呃，你到底怎样在那里吃报馆饭的，我倒要问问看？你晓不晓得有人上了个条陈？……”

他留着那分油腻腻的印刷品，一个个地送会馆里的人看。他认为那些当校长的到底还有几个明白人，到底相信了他的意见。

可是如今——又怎么搅的呢？宗老师鬼头鬼脑的募什么捐呢？

身子抽座地动了一下，他狠命把铜烟袋在砖地上敲着。他想象那些小伙子乱哄哄地嚷着跑着——往前面擎着洋枪的拳子兵直冲。他们手里全拿着些白旗子，仿佛他们替他们自己

安排好了那些出殡的仪仗。

贝胡子合上了那本帐簿，两手紧紧地抵在那封皮上。他觉得他受了骗：好象那些同乡人故意做好这么个圈套——他们特为向他贝胡子借了钱，就跑去拚性命送死。……

“这些枉死鬼！”他两手用力握得有点发抖。“要过节了——他们到阎王老子那里去躲债！”

他使劲抵着一张嘴，眯着眼瞧着前面那张歪茶几。

会馆里静悄悄的，连隔壁钟七老官的呼吸都辨得清楚。只有外面街上那些嘈嘈杂杂——织成了一片哗啦哗啦的声音，似乎全世界在一锅开水里滚着。什么地方隐隐有嗡嗡的一阵叫，仿佛又来了什么飞机，仔细一听，可又没有了。

正在这时候——橐橐地响起了成十六的皮鞋步子。他赶紧把帐簿塞到了箱子里锁着，照习惯静静地巴望着那扇房门。

成十六可在隔壁屋子里喊他：

“贝家大伯，来这里扯扯谈吧？——有好消息哩。”

天天在这当儿，成十六睡够了觉，就跟别人谈些报纸上登不出的新闻——有些简直荒唐得叫人信不过。那个说话的可笑嘻嘻地摸着下巴上的肉痣，使你摸不准他到底是在说正经，还是开玩笑。

他贝胡子总是摇摇头，叱孩子那么大声说：

“哪有这个事！——卵弹琴！……”

然而这回他嘴巴灵活不起来。成十六一告诉了他们——宗老师要请个个同乡都捐点钱，贝胡子就觉得自己的脸皮肉全巴了起来，好象抹满浆糊给晒干了似的。

“么子事要捐钱呢？”他装做不知道的样子。

钟七老官傻瞧着贝胡子，又看看成十六，显然他是要等别人开了口他才有话说。

那个吃报馆饭的一面扣着衬衫上的袖扣，一面摆出平素那副嬉皮笑脸的神气，把嗓子放得低了点儿：

“万事总要用钱的呀。如今好多大老官也都几千几百地解荷包，不过外头不晓得。”

停停又说：

“你老人家一定肯捐几个的：你老人家素来慷慨。……”

这位老人家用种打商量的眼色瞧着钟七老官，下唇伸出一下又缩了进去。

平素许多小事他俩总取着一致行动：似乎他们要用老年人的身分，用会馆里老客的资格，来表示他们跟年轻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他们合伙办伙食：两个人轮着买菜，轮着煮饭，吃得又舒服又合算。他们赏长班的节钱永远是一吊二，不象别人那么做冤大头。应酬同乡时候他俩也合办——出手得很象样，可又花费得不伤人。

“今日子主该要破财啊？”——贝胡子巴巴地等着他那老伙伴，说不定那个会用平素那种老实话来回绝了这个把戏的。

可是钟七老官什么也没说。只好象受了个大打击，就索性自暴自弃似地——猛地喝下了大口酒。随后皱了皱脸。

贝胡子在肚子里骂：

“脓包！”

“这个——这个——”他把脸转向着年轻的那个，“要捐好多呢？”

“那随便罗。毛把两毛钱都行。”

“毛把两毛？”他叫。“那够什么用呢。”

成十六耸了耸肩膀，笑着：

“聚少成多呀。你老人家要多捐些——还怕好事给你一个人做了去啊？……就捐两块钱看看罢。……”

这一位瞅了他一眼。表示这个玩笑开得太过火了似的，不搭嘴了。

钟七老官打鼻孔里嘘了一口气——酒味儿往别人脸上直喷。他吸了吸唾涎嘟哝着：

“作孽呀，作孽呀！……”

他舌子胀大了许多，重甸甸地搬动得很吃力。他含含糊糊发了几句感慨，就又说到他亲眼看见一个血淋淋的小伙子——给揍着拖着，一面可还嘎声嚷着一些话：这在钟七老官嘴里复述出来，就改成了他的乡土字句——

“拿你那把大刀去砍鬼子兵呀，去砍鬼子兵呀！……”

成十六坐到了靠窗那张椅上。把辛辛苦苦扣起来的袖扣又解开，卷起了袖子，他脸上收了笑容，对钟七老官那张蠢头蠢脑的脸子紧瞧着，眼睛里发着光。

“唉——啧啧啧！”钟七老官眨眨眼睛往下说。“人家有血有肉，也是十月怀胎——娘肚里养出来的呀。……”

这就引得成十六又提到了募捐的事：

“等下子宗老师还会来的：捐簿在她那里。多少写几个罢。”

钟七老官重新叹着气。唉，作孽！就修修来世捐几个吧。于是咽的吞下一口酒，拈起一颗花生米送进嘴里——痛苦地磨着。

老伙伴可横了他一眼——

“脓包！”

接着——那个为了要叫人记得他贝胡子也在场，于是很响地抽了几口烟，还忿忿不平地射出一堆唾沫。显见得他生了气：

“什么鬼路径，娘的肠子！捐了钱——又是去罢课！又是去打电报！又是去送死！……这样子真是造孽哩！”

钟七老官愣住了：真的，怎么自己没想到这些呢？他面目模糊起来，好象眼睛鼻子都要融化了似的。

可是成十六的脸有点发红，横了贝胡子一眼：这种认真的脸色——别人还是头一次看见。

嚼花生米的人嘴闭住不动，连端在手里的杯子也没送到嘴边去。他糊里糊涂感到他屋子里会要出桩什么祸事。……

向来这个年轻人总是笑，总是耸着肩膀，跟两个老的谈些新闻——逗他们发议论。有什么三五个人在场的时候，他就更加起劲：

“喂，喂，亚国硬要跟义国打哩。……”

接着报告了义国多少飞机，炸死了亚国多少人。

钟七老官把眼睛张大了些，舌尖搁到了嘴唇上，仿佛小时候听《西游记》里那些妖怪故事一样——叫你信不过，可是叫你寒毛竖竖的。

“真的呀？”他小声儿问。

“这有什么出奇呢！这些路径——我跟你这边也看见过呀。”

这位贝胡子呢——总是忿忿的摆出一副骂人的脸孔：

“那只什么亚国皇帝啊——硬该刚！……打仗哪！打仗哪！——好，拿着老百姓去送死！他也不想他斗不斗得赢义国。……让让人家不就没事了？……”

照例成十六要顶他两句。于是贝胡子拿出前辈身分来，用那套老话来教训年轻家伙：

“你真要本分些，莫蹦打蹦跳，你们吃报馆饭的人！”

并且还提到了从前给枪毙了的那个邵飘萍，那个林白水——

“嗯，林白水到头还是送了命！……本来是他的不是嘛：怎么要去骂人呢！骂人——张宗昌自然要枪毙他。……”

成十六就只笑了笑，眨眨眼睛，从来没象今天这么绷起脸子来过。

“作孽，作孽！”钟七老官喃喃地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唉，来了神！……”

这屋子里沉默了会儿，成十六就跟贝胡子嚷了起来：

“捐钱怎么是造孽呢？”

“这分明是唬起学生子去闹嘛。”

贝胡子把脸一仰。别人刚要开口——他可又往下说：

“这些毛孩子也该死，怪不得！——明明晓得那些拳子兵有洋枪，有大刀，你就莫去瞎吵呀！”

那个用鼻孔笑了一声。把袖子捞到了胳膊弯里，拿食指敲着桌沿，他告诉别人——这些事不光只学生子在那里干。他拚命沉住气，把嗓子放低些，数着各种各样的脚色：这里面有做官的，有做工的，甚至于还有店馆先生。……

这里贝胡子插了一句嘴：